

# 保與不保？ 活化不活？

## 思考香港舊建築的「生存」問題

■中環街市活化計劃引起大眾關注活化舊建築議題。

近年本地保育舊建築之聲四起，或許是以往未有充分保護具歷史價值及包含建築美學的珍貴舊建築而引致極端反彈，似乎只要是有數十年以上歷史的舊建築，便必須要保留下來，成為文物保育的對象。凡是舊建築都必須要完完整整地保留，就是保育？真的絲毫不能動半分？若然如此，城市又如何發展？

早前中環街市活化計劃的第三階段剛結束，最終定案尚未揭曉，但相關的保育討論已備受關注。對文物保育素有研究的香港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李浩然，本身亦是建築文物保護課程主任，他認為在文物保育上，先要搞清楚建築物本身的特質。「原汁原味保留，並非適用於所有舊建築。不要僵化舊建築成為無用古董。」 ■文、攝：盧寶迪 圖：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Art Deco的線條美感，在窗簾框的雕飾反映出來。

### 市區私人建築物活化

活化舊建築，能否掌握保留的建築特色元素、活化用途與顧及周邊環境因素是關鍵所在。近年備受關注的大多涉及大眾生活的建築如中環街市等，至於位處市區的私人發展項目，發展商基於成本效益而較少會願意花昂貴費用作保育，然而，被列為三級歷史建築物、位於太子道西179號的樓宇，發展商在早前宣佈進行活化，能否起了保育的示範作用尚未可知，但此舉無疑是推動發展商顧及保育和活化元素，保留具建築特色與提升建築物的活力。

建於1937年的太子道西179號洋樓，屬昔日的中產樓宇，位處有着花園洋房的九龍塘與草根階層居住的深水埗之間。該洋樓的活化計劃，會保留了面向街道的外牆部分，把後半部改建成樓高13層的精品酒店，經活化後的一樓是餐廳，二樓則是開放給大眾、展示該建築歷史的展覽廳，三樓是酒店大堂，無疑是在活化與保育中尋求平衡的新嘗試。

負責勘察和研究這建築的香港中文大學建築文化遺產研究中心研究項目經理羅嘉裕表示，遠看該樓的騎樓式建築設計，以為是唐樓，但當入內仔細作勘探和研究時，發現整幢樓宇貫徹了Art Deco風格的西洋式建築。他指當中最為突出的是外牆仿帆船設計的牆身雕飾，進入室內，單位鋪設地板，都是由一條條很長的木條所組成。「木板不只長，而且是入榫的。室內不只牆身，窗簾罩也有雕飾。原本圖則已有房間間隔，並不是板間房。」

能夠保留建築特色，固然是喜聞樂見，能否保留昔日中產居住的地方味道，恰如其分活用舊建築資源，便得拭目以待了。

■貫徹Art Deco西式藝術風格，在牆身紋理可見一斑。



■李浩然認為不應硬要把每項舊建築都要原汁原味地保留，一成不變。



■新加坡貨倉區的Clarke Quay。



■巴黎羅浮宮的玻璃金字塔。



■德國議會大樓加上玻璃圓頂的設計。

以往與公眾生活息息相關的舊建築保育項目，中環街市就是其中之一。擁有80年歷史的中環街市，曾經歷多次拆卸和重建，現時的建築已經是第四代改建後的模樣，外觀設計反映現代建築主義的簡約實用精神，外觀為簡單的橫向線條，着重功能上的實用。在03年停止運作的中環街市將進行活化，在2009至10年的施政報告裡提及到：「把中環街市剔出勾地，交由市區重建局全面保育和活化，既可改善中區空氣質素，又可在鬧市中創造一個難得的休閒點。活化後的中環街市將會成為上班人士在日間的『城市綠洲』，以及市民和遊客在晚上和周末的新休閒去處。」

而市建局以「城市綠洲」作為活化計劃的主題，第三階段諮詢邀請了4間建築顧問公司展出了4個設計概念亦已剛剛結束。李浩然認為香港正處於關鍵時刻，中環街市的活化代表了保育方向的轉變，至於4個方案中，哪個較好？「文物保育視乎大眾的接受程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若希望加入多點新元素，便應把目光放遠，看看外國的例子，再作比較。」

而中環街市，李浩然認為它跟本地大多舊建築相近，在設計上着重功能化，講求實用，並非追求建築上的美感。「它觀唔靚？很難說，它的原本設計就是為了要建設一個實用的街市，而不是給人觀賞。若你以傳統那種注重歷史價值和建築美學的角度來為中環街市作保育，是一個完全錯誤的方法。」

李浩然指以往大多以考古、博物館形式來作保育方向，只適合屬國寶級的大型建築保育項目——歷史及建築美學的價值甚高，如皇宮和大教堂。他認為適合這個方向形式作保育的，屬禮賓府、甘棠第等。「到了90年代，保育的已不只著眼於古蹟，而是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建築。本地較少像皇宮般那樣的建築物，不能把保育方向以博物館的形式來進行，硬要把每項舊建築都要原汁原味地保留，一成不變。」

### 加上新建配合新用途

對於中環街市這種實用性強的建築物，又應該如何保育？「文物保育不是向後看，而是向前看的事情——不是把建築物變成古董，而是要活化，才能達致可持續發展，亦即把它視作城市裡的資源來看待。」李浩然說，保育非只著眼於一幢建築物，而是以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作方向，顧及到建築物周邊以至坐落的整體環境。而活化，無可避免要在舊的東西上加新的部分。「由於用途改變，在設計上也得稍加改變，才能配合新的用途。」

但加上新的部分，不一定能收到如期的效果。他指出以往有的做法是仿古，中環碼頭以及1881 Heritage（尖沙咀前水警總部）相鄰的仿古建筑，他坦言這個做法是有問題的。「若人們根本不認識這建築的歷史，過了十多年後，人們再看，也未必分得出哪個部分是新或舊，很容易把歷史混淆，這不是一個好的做法。畢竟建築物應該要反映一個時代的文化、科技以至社會環境等。」

在李浩然眼中，仿古不是好的做

法，應該要創新。他認為在保育文物上加以創新設計，兩者間不一定是互相衝突，他指國際上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如著名建築師貝聿銘於1989年在巴黎羅浮宮旁加建玻璃金字塔就是其中之一。「創新的設計與舊建築其實可以並存，到了今天，新建部分的重要性與旁邊的羅浮宮變得一致，有着社會價值——亦即人們對這建築的集體感情。」他指在柏林的國會大樓Reichstag的保育建築，在舊有建築加上圓拱形新建部分，同樣是成功例子。

### 為實用功能建築添亮點

此外，為配合可持續發展及文物保育原則，李浩然說新建部分都具備可還原的特質，可以拆走新建部分，甚至吸引人流，特別是本身無甚特別建築特色的舊建築，他以新加坡貨倉區的Clarke Quay為例來說明：「那裡翻新後曾加入新的食肆，但未能吸引人流，5年前重新計劃，就是在舊貨倉之間的行人路上加蓋新建築——像雨傘般的天幕來吸引人前來，保留重要元素——戶外公共空間，沒有把它變為室內冷氣區，天幕既防了紫外線，特設裝備能噴出水氣，能減低溫度，與室外溫度可相差至4度。」

藉着Clarke Quay的例子，李浩然指出要活化舊建築成為有利社區的新用途，才能達致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不要僵化舊建築成為無用古董，即使是博物館，最重要是當中的館，而不是殼，除非那個殼像紫禁城那樣的質素。」

本地在保育及活化舊建築上，汲取過活化灣仔和昌大押那樣的教訓，相信在保留建築部分與改變用途之間會有更周詳的考慮吧。

# 西營盤「消失」前 用藝術留住回憶

舊舖變成潮舖，舊宅變成豪宅，平民百姓陸續轉換成中產，正是西營盤的寫照——處於新舊交替的情況，藝術工作者透過藝術創作表達當中的思考和感受，由自身出發為變遷中的西營盤作一個記錄。說的是由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舉辦的多媒體藝術展覽「留住西營盤」，4位藝術工作者：劉穎雯（Winnie）、梁柏豪、歌姬湯馬士（Thomas）和黃振強（Dennissoap），雖非該區居民，但在進行計劃期間，都曾與居民接觸，遊走該區多次，作品反映該區的急劇變遷和他們置身其中的感受。

### 作品留住人情味

黃振強的作品《拾索西營》相信能概括表達區內景象。他在展覽裡把在社區拾荒所得的物件和拍下的照片一一展出，讓大家感受這舊區的生活。展出的攝影作品共有兩輯，帶領大家觀察社區裡的各個面貌，包括把在區內拾到的大頭佛套上而拍的照片和以街坊、老舖店主為主角的照片，場內除了展出大頭佛外，還有其他雜物如摺椅、渠管接口等，既有區內真實的一面，也有由大頭佛所透出的疑似真的氣氛。

在深水埗長大的Dennissoap，起初以為舊區的情況跟深水埗差不多，但為進行創作而在兩、三個月內遊走西營盤內各處，發覺區內跟他成長的舊區情況不盡相同。「接觸的居民比較冷漠，區內的舊居民大多已搬走，現時住的原本都是這區居民。這裡在街上拾到大多是建築材料如線纜、門等，在深水埗會較容易拾到一些傢俬。」

儘管有的居民不太留戀，或者有點冷淡甚至感到無可奈何，但在Dennissoap拍照時還能遇到親切的士

■Dennissoap的《拾索西營》。



■梁柏豪的《西營盤，別想太多》。



■劉穎雯的《抽空》。



■Thomas的《留住者》。



多老闆歡迎他套上大頭佛在店內拍照，也看到幾位居民聚在舊舖裡聊天的情景，都有著點點舊區情懷殘留在這區。

喜歡攝影的梁柏豪則用10多幅黑白菲林照片組成的作品《西營盤，別想太多》，表達眼中看到轉變急速的西營盤。梁柏豪在石硤尾邨長大，因着這次展覽的作品而來到這區拍照，接觸的居民大多是近年搬進來的，「這裡正經歷新舊交替的階段，原居民少，不太熱情，感覺像是處於被人入侵的狀態，加上區內發展的緣故，他們不會想太多，也感覺到難以改變。」

在他眼中，西營盤的斜坡和小街窄巷令區內有着獨特的建構，配合着具西式風格的建築，另有一番風味。十多幅作品中，有以區內街坊為主，也有舊舖、空舖的對象的照片。「人離開了，物卻留下，若是在深水埗，那些舊物可能很快已被人賣了。」

起初梁柏豪因居民的冷淡而感到負面，拍攝後感受到他們對區內發展的無奈，「這裡少了一點幸福感，不少街坊都說等人收購，像是沒所謂，但也感覺到他們對變化的不安。」攝影作品都是在這半年

內拍下的，從中也反映區內改變的速度有多快。「試過有些照片在拍後感不滿意，到原地再拍時發覺建築物已被拆了。」

### 發展巨輪下的反思

近20部舊電視機堆砌成的作品《抽空》，出自劉穎雯的手筆，作品配上石灰和識別圈劃範圍的紅白色膠帶，正好反映區內變化。「有時候聽着他們聊天，聽得出他們對該區感到心淡。區外人很想保護這區，而區裡的居民則等待收購後收取款項。居民的心情可以理解，畢竟當你看社區不斷轉變，也不由得你不接受。」劉穎雯覺得那裡有種被抽空的感覺，而電視機代表着每一個家庭，石灰則象徵着新的建築項目和工程陸續展開，直指區內的急速轉變。

她曾遊走區內大街小巷，錄下沿途經過的聲音如工程進行時打樁的噪音、街坊的閒談等，逛街讓她看到正街的吸引處，「像是整區的特色在這條街完全展現出來，沿斜坡走下來，由中產的樓宇，到舊和新街市，以至很多地道小舖，面貌豐富。」看得更多的是新舊交替的情景。「如洗衣店的招牌被工

程項目的材料所遮蓋，那種感覺很強烈，像是給外人拿走原本屬於這區的東西。」

把區內情況攝錄下來然後投射成影像的，有Thomas的作品《留住者》。他在近月錄下區內的景象，不難看到街上的流浪貓。除了貓隻，他還發現區內原來有不少給鐵絲網圍住的空地，在區內探索的發現，都在攝錄後把影像投射在玻璃箱上，猶如把影像保存，表達出區內的建築和人的改變，造就了貓隻的生存空間。「有些舊街坊離開後留下貓隻，有些居民則會餵貓，區內變成居民與動物的互動空間，牠們都不怕人，不會閃躲。」Thomas在舊區逛街過後，更加明白到生活空間的重要，「現在有陽光照射的街道，有椅子給人歇息的地方，這些都愈來愈少。」

「拍攝後發覺這區跟環那比較商業化的不同，這裡多舊住宅，但也開始多了一些潮舖。」經過這次創作，他坦言更關注舊區發展，「發展是無可厚非，但聰明的發展與愚蠢的發展是兩回事。不應該讓一個社區完全變化，把具文化價值、重要的東西拆掉。」

文、攝：盧寶迪

### 留住西營盤

展期：即日起至6月18日  
地點：西營盤西邊街36A後座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  
查詢：2291 0238